



清史錄  
有关云南史料汇编  
卷一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# 《清实录》有关云南史料汇编

## 卷一

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编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昆明

责任编辑：李惠铨

封面设计：林维东

封面字：李伟卿

《清实录》有关云南史料汇编  
卷一

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编

\*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22 字数：550,000

1981年8月第一版 1984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300(内精装1,950)

统一书号：11116·95 定价：平装 3.75元  
精装 4.45元

## 前 言

清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(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年)，继承发展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。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之世，励精图治，加强了全国统一，社会发展较快，堪称封建盛世。此后，经嘉庆、道光，封建统治日趋腐朽，西方资本主义乘机侵入，爆发了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，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农民起义前仆后继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，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历经太平天国、中法战争、甲午战争、戊戌变法、义和团运动，直至辛亥革命，终于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。

这个时期，很多全国性的事件涉及云南，云南的一些事件又牵涉全国。清朝自入关以后都很重视云南，文治与武功并用，羁縻与镇压兼施，通过层层流官、土官统治云南各族人民。但在英、法帝国主义侵略面前，它一再丧权辱国，激起云南各族人民的反抗，汇入全国起义洪流。从《清实录》（即《大清历朝实录》）的记载，可以看出清王朝的兴亡过程，中华民族艰难曲折的道路，各族人民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。

《清实录》是官修的编年体史料长编。清承前制，每个皇帝死后，都要设立“实录馆”纂修“先帝”《实录》，事毕撤销。所纂《实录》，用汉、满、蒙三种文字缮写各五份，分贮皇史宬、乾清官、内阁实录库、国史馆及沈阳清宫等处。《清实录》所记，上起清太祖努尔哈赤，下迄清德宗载湉，并附入后人为宣统帝溥仪纂修的《宣统政纪》，共十二代二百九十六年的编年纪事，凡四千四百三十三卷，近四千万字。它记载了有清一代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外交等各方面的史实。但因当时记录史事的

宫廷臣僚，讳忌甚多，雍正以后又屡有删改，故多歌功颂德、文过饰非之词。但是，清承中央集权体制，权力集中于皇朝中央，上至军国大事，下至微员奖惩，均须奏准而后行。皇帝谕旨及批复臣僚奏议，事毕均须由枢密机构存档。《实录》系根据大内档案录出，保存较为完整，仍不失为研究清史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史料。

鉴于《实录》卷帙庞大，深藏秘阁，查阅困难，我于一九五七年与有关单位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，即组织力量摘编明、清《实录》。《明实录》的摘编，已于一九六三年出版，自此，查阅明代云南地方史料，勿须翻遍浩繁卷册而一索即得，深受各方欢迎。《清实录》的摘编，到一九六四年七月，完成了二百余万字的初稿后，此项工作即停顿下来。一九七九年九月，摘编校对工作继续进行。这次注意了摘编《明实录》工作中的不足，以初稿本和一九三六年影印本相参照，逐条对校，删繁补要，加以标点，采取“编年体”与“纪事本末体”相结合的方式，将所摘条文，按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交通、司法、文化、宗教、天文地理、外务……等分目归类，再于各类目下按编年顺序编排史料。对帝号干支纪年，也作了公历年月日括注。并改用简化汉字缮稿，凡二百五十万字，定名为《〈清实录〉有关云南史料汇编》。这样汇编，可为查阅史料带来更多方便。惟因水平有限，整理文献的经验不足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，敬希读者不吝赐教。

前期参与本书摘编工作的有梁之根、夏光南、尹明德、李表东等，均已谢世；后期有李群杰、李东平、李自强、赵生白、李士厚等参与编校，其中赵生白先生亦已病故。他们对本书的贡献，后人是不会忘怀的。

本书的汇编出版，始终得到云南省图书馆、云南人民出版社及云南省文史馆等单位的热情支持，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云南省历史研究所

一九八二年三月

## 几点说明

一、本书是据日本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影印伪“满洲国国务院”发行的《大清历朝实录》（简称《清实录》）摘抄的。

二、原文系按时间顺序排列，为便于检阅，本书酌依原书所载资料性质分类列目，每类目内仍照时间顺序排列。

三、原书中有一条资料包含不同内容时，依据性质分别摘入各适当类目。如不便分列而该类目已有相同资料无须再予补充者，则依其主要内容归类。

四、本书所摘资料，以涉及云南历史事实为主。但其事虽非发生于云南，而实与云南重大历史事件有关者（如《平定吴三桂反削藩的战争》一目内，有云南境外的重要军事行动等），亦酌量择要摘入，藉臻完备。

五、凡“通谕”、“通令”、“布告中外知之”等类资料，虽亦包括云南在内，而文中未经明白指涉云南者，则不摘入。

六、凡虽与云南有关，但仅概括叙述或与政务得失无何重大关系者，如秋谳勾决、官吏大计、节孝旌表等，均酌予删弃。若有事实铺陈，可供参考者，仍予摘入。

七、凡字面涉及云南而实非有关云南史实者，如都察院之云南道御史、云贵总督处理贵州省的事务等，均不摘入。其虽属云南籍人，而其事与云南史实无关者，如尹壮图、钱沅、陈荣昌等未涉及云南的活动、言论，亦不摘入。

八、虽属一事而按其性质在本书中可以有专项类目归入者，则分别归入各该专项类目。有关云南人事之任免、奖惩、军恤，以及在云南境内的军事计划、调度，给养，则分别摘入“军政、

军令”、“人事”、“奖惩”、“军恤”、“饷糈”等类项目。读者应用本书时，请注意参阅。

九、凡列有专项类目之有关资料，均列入本类目。如云南学政的任免，入“文教、科举”而不入“人事”；云南交涉使司的设置任免，不入“行政建置”及“人事”，而入“外务”类目等。

十、原文仅有句号，本书改用现代标点符号，以便阅读。

十一、原书均用夏历年、月、日，本书于原文下加括号注明公历日期，以便查考。

十二、原书例皆逐日分条列举，其一卷内同年、月者只列日期甲子而不冠年、月。本书摘取时均加上年、月另立一条，并于本条后加列卷、页，以便检阅。其一日内有一条以上者，则依次汇列，提行书写，不再另列年、月及卷、页。

十三、本书所摘资料中有系原书承接前文叙述，仅冠有“又谕”、“又奏”等字样者，均经查照前文主词或宾词用括号注明。如“又谕（内阁）”、“又谕（军机大臣等）”、“（云贵总督岑毓英）又奏”等。其前文仅有一“谕”字者，则摘抄之“又谕”下即不另注。

十四、原书对少数民族的污蔑性称谓，本书均酌予改“犴”旁为“亻”旁；有歧视性的民族称谓，仍照录原文；其民族名称与现时有歧异者，仍从原书。

十五、原书中偶有错讹遗漏之处，经考订校正，于原文后加括号注明。

十六、原书对人名、地名译音间有前后歧异者，如“达赖”亦写为“达赉”，“唐古慈”亦写作“唐古特”，“披楞”亦写作“披伦”等，均从原书。

十七、为方便阅读，原书所用繁体字均改为简化字。

十八、本书分为四卷出版。

# 总 目 录

## 卷 一

### 前 言

#### 几点说明

### 一、军事

1. 清军入滇及南明永历政权的覆灭
2. 平定吴三桂反削藩的战争
3. 军政、军令

## 卷 二

### 4. 餉糈

- (1) 餉糈
- (2) 协餉
- (3) 餉捐

### 5. 土兵、团练、警察

### 6. 军恤

### 7. 军事镇压与反抗

- (1) 镇压与反抗
- (2) 滇南傣族人民的抗暴斗争
- (3) 滇西北傣族人民的抗暴斗争
- (4) 滇东北彝族及各族人民的抗暴斗争

- (5) 滇南猛猛回族人民的抗暴斗争
- (6) 太平天国时期云南各族人民的起义
- (7) 杜文秀领导的回族及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

## 卷 三

### 二、政治

- 1. 行政建置
- 2. 人事
- 3. 奖惩
- 4. 旌恤
- 5. 灾荒赈济
- 6. 仓储
- 7. 民族事务
  - (1) 一般民族事务
  - (2) 土司
  - (3) 改土归流

## 卷 四

### 三、经济

- 1. 农业生产
- 2. 垦荒
- 3. 水利
- 4. 屯田
- 5. 矿务
  - (1) 铜务
  - (2) 其他矿务

#### 四、财政

1. 财务行政
2. 田赋、地丁
3. 捐税、其他负担
4. 钱币
5. 盐务

#### 五、交通

1. 驿传
2. 河道、水运、桥梁
3. 铁路
4. 电讯

#### 六、司法

1. 刑狱
2. 文字狱
3. 教案

#### 七、文教、卫生

1. 文教、科举
2. 医药

#### 八、天文、地理

1. 天象
2. 地理
3. 地震

九、宗教迷信

十、鸦片问题

十一、云南与西藏

十二、外务

1.一般外务

2.外贸、通商

3.边防

(1) 边防、界务

(2) 片马问题

4.马嘉理案

5.天主教案

## 卷一 目 录

前言	1
几点说明	3
总目录	5
一、军事	1
1. 清军入滇及南明永历政权的覆灭	1
2. 平定吴三桂反削藩的战争	22
3. 军政、军令	231

录》卷18，页18。）

顺治二年闰六月丙午（1645.8.17）。铸给招抚广东、江西、福建、湖广、云贵各关防。（《世祖实录》卷18，页22。）

顺治二年闰六月己酉（1645.8.20）。招抚云贵右侍郎丁之龙条陈滇、黔事宜：“一、酌用督、抚、监司。一、给土司敕印。一、沐国公宜封王爵。一、豁免增添钱粮。一、仍留旧设兵马。一、宽宥罪犯。一、速设驿站。一、暂免薙头。一、开科取士。一、酌用投闲官员。一、换给印信。一、请设满洲官。一、自请加衔。一、请给家口养贍。”下所司知之。（《世祖实录》卷18，页24—25。）

顺治三年四月壬寅（1646.6.9）。谕户部：“运属鼎新，法当革故。前朝宗姓，已比齐民；旧日乡绅，岂容冒滥？……且有闽、广、蜀、滇等处地方见任伪官，阻兵抗顺，而父兄子弟，仍倚恃绅衿，肆行无忌，种种不法，蠹国殃民，深为可恨！自今谕示之后，将前代乡官、监生名色尽行革去，一应地丁、钱粮、杂派、差役与民一体均当。蒙昧冒免者，治以重罪。该管官徇私故纵者，定行连坐。其伪官父子兄弟、家产、人口，通著该地方官详确察奏，不许隐漏。即传谕行。”（《世祖实录》卷25，页23—24。）

顺治九年八月戊午（1652.9.21）。礼科给事中刘余谏奏言：“国家钱粮，每岁大半皆措兵饷。今年直省水旱异常，处处清鬻请赈。大兵直取滇、黔，远则万里，久必经年，即旦晚克平，亦须留兵镇守。兵饥则叛，民穷则盗，关系非小。臣思湖南、四川、两广初定，地方荒土极多，伏祈敕谕统兵诸将及地方

官，凡遇降寇流民，择其强壮者为兵，其余老弱，悉令屯田。湖南、川、广驻防官兵，亦择其强壮者讲武，其余老弱，给与荒弃空地耕种，但不许侵占有主熟田。至川、广部选各官，未有地方人民者应行裁并，俟地熟人多，再复旧制，其俸禄工食，可为牛种诸费。”得旨：“此所奏是。著户、兵二部确议速奏。”（《世祖实录》卷67，页6。）

顺治十年五月庚寅（1653.6.20）。谕内三院，“湖南、两广地方虽渐底定，滇、黔阻远，尚未归诚。朕将以文德绥怀，不欲勤兵黩武，而远人未喻朕心，时复蠢动。若全恃兵威，恐玉石俱焚，非朕承天爱民本念。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，练达治理者，假以便宜，相机抚剿，方可救宁。朕遍察廷臣，无如大学士洪承畴。著特升太保兼太子太师、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、兵部尚书、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经略湖广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等处地方，总督军务，兼理粮餉，听择扼要处所驻扎。应巡历者，随便巡历。抚、镇以下，听其节制；兵马、粮餉，听其调拨。一应抚剿事宜，不从中制，事后报闻。满兵或留或撤，酌妥即行具奏。文武各官，在京在外，应取用者，择取任用。升转补调，随宜奏请，吏、兵二部不得掣肘。应用钱粮，即与解给，户部不得稽迟。归顺官员，酌量收录。投降兵民，随宜安插。事会可乘，即督兵进取。时当防守，则慎固封疆。各处土司，已顺者加意绥辑，未附者布信招怀，务使近悦远来，称朕诞敷文德至意。功成之日，优加爵赏。俟地方既定，善后有人，即命还朝，慰朕眷怀。应给敕谕印信，作速撰铸给与，即传谕该部遵行。”（《世祖实录》卷75，页22—23。）

顺治十年六月乙卯（1653.7.15）。户部右侍郎王弘祚疏言：“臣原籍云南永昌府，为逆贼孙可望盘踞多年，未通声教，

今幸特简辅臣洪承畴相机剿抚，从此立见廓清。臣谨陈管见，仰佐庙谟：一、土司黑苗宜抚谕也。一、旧黔国公沐天波宜密通也。一、智谋将领宜遴选也。一、辰州城池宜先恢复也。一、滇、黔土司宜暂从其俗，俟平定后，绳以新制也。一、粮刍宜厚积也。”上以条陈各款，有资抚剿，令经略辅臣酌行。（《世祖实录》卷76，页7—8。）

顺治十年闰六月戊辰（1653.7.28）。赐经略洪承畴敕曰：“兹以湖南两广地方底定已久，滇、黔阻远，声教罕通。不逞之徒，未喻朕心，时复煽惑蠢动，渐及湖南，以致大兵屡出，百姓未获宁息。朕承天爱民，不忍勤兵黩武，困苦赤子；将以文德绥怀，归我乐宇。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，练达治理者，假以便宜，相机剿抚，方可救宁。遍察廷臣，惟尔克当斯任。前招抚江南，奏有成效，必能肃将朕命，绥靖南方。兹特命卿经略湖广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等处地方，总督军务，兼理粮饷，听择扼要处所驻扎。应巡历者，随便巡历。总督应关会者，必咨尔而后行。尔所欲行，若系紧密机务，许尔便宜行事。巡抚、提督、总兵以下，听尔节制。兵马、粮饷，听尔调发。文官五品以下，武官副将以下，有违命者，听以军法从事。一应抚剿事宜，不从中制，事后具疏报闻。满兵留撤，俟到日酌妥，即行具奏。事关藩王及公者，平行咨会，相见各依宾客礼。文武各官，在京在外，应于军前及地方需用者，随时择取任用。所属各省官员，升转补调，悉从所奏。抚、镇、道、府等官，有地方不宜，才品不称，应另行推用者，一面调补，一面奏闻，吏、兵二部，不得拘例掣肘。应用钱粮，即与解给，户部不得稽迟。如紧急军需，拨解未到，即与就近藩司、榷关行文取用，具疏奏闻。其归顺官员，内外酌量题录。投降兵民，随宜安插。事会可乘，即督兵进取。时宜防守，则慎固封疆。各处土司，已顺者加意绥辑，未附者布信

招怀。四川、江西、河南、陕西地方，邻近湖广，应有兵事相关者，移文总督、巡抚，犄角策应。卿受兹委任，务开诚布公，集思广益，收拾智勇，毋为逆党所诱；绥辑穷黎，毋为贪官所苦。进战则得地以守，固守则出奇以战。练士卒在平时，选贤良置要地。务使滇、黔望风来归，官民怀德恐后，庶称朕诞敷文教至意。功成之日，优加爵赏。地方既定，详筹善后，即命还朝，慰朕眷怀。尔其钦哉！”（《世祖实录》卷76，页18—20。）

顺治十二年四月壬戌（1655.5.13）。四川巡抚李国英奏言：“建治平之略者，在苏民生之困；苏民生之困者，在祛其致困之源。今滇、黔未靖，征兵转饷，因一隅未安之地，累徵省已安之民，旷日费时，必至师老财匮，此坐而自困之道也。我国家兵威无敌，而小丑敢逆颜行，非兵不强、饷不足，由封疆之臣畏难避苦，利钝功罪之念，先入其中，以致贻忧君父耳。臣闻非动不足以致静，非劳不可以求逸。今湖南、两广，俱有重兵。平西王、固山额真侯墨尔根、侍卫李国翰之兵，现屯汉中，蓄锐甚久，诚能分道并进，首尾夹击，贼力有几，岂能四面支持？是诚一劳永逸之计也。万一机会有待，请先敕平西王、固山额真侯、李国翰，率兵驻镇保宁，为各路之统领，遣将先取成都，资其肥饶，且屯且守；次取重庆，以扼咽喉。然后乘流东下，靖定夔关，以通荆、襄之气脉，撤滇、黔之门户，即为收滇、黔之张本。盖从古取滇、黔者，未有不由于取蜀也。至于内外文武，必同力一心，事乃底绩。更祈严敕诸臣，凡有司兵、司饷之责者，须如臂指相应，勿执一己之偏见，旁相掣肘；勿谓利害不相关，呼应不灵，此尤成功之根本，而灭贼之要务也。”章入，下所司密议。（《世祖实录》卷91，页3—4。）

顺治十三年四月辛未（1656.5.16）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魏

裔介疏言：“天下民生所以不安者，以云、贵有孙可望，海上有郑成功也。孙寇所借兵力，洞蛮为多，今欲招徠远人，但宜给以新命，不必追其前朝旧敕。……庶荡平有期矣。”下所司议。（《世祖实录》卷100，页12。）

顺治十三年十一月辛亥（1656.12.22）。谕兵部：“进取云、贵，虽定于明春，其由何路进攻？兵马作何抽调？粮饷作何转输？地方底定后，作何防守？俱俟临期酌议，未经预定。朕思进取事关重大，非一时可草率议定者。必先期上下同心商酌，事事议妥，乃获万全。军机不宜迟缓，朕将亲与议政王、贝勒、大臣，面为筹画。尔部即行传谕。”（《世祖实录》卷104，页13。）

顺治十四年十二月癸未（1658.1.18）。谕兵部：“向因孙可望、李定国等窃据滇、黔，负固不服，勤兵讨御，剿抚兼施，原为救民于水火。今李定国与孙可望彼此相攻，可望携家降顺。览其来奏，情词恳切，独能识时审势，洁身于僭乱之群，即此一念维新，便当宥其既往。且兴师动众，深轸劳民，虽远在遐方，孰非朕之赤子？兹乃不烦兵力，自献悃忱，殊可嘉悦。孙可望已特封为义王，用昭朕柔远宁民之意。尔部通行传知。”

敕谕义王孙可望曰：“前经略辅臣奏王慕义向化，朕心深为嘉悦，特加优典，封为义王，遣官资敕，先行谕知。兹览来奏，当明季丧亡之际，收拾土民，训养兵卒，期保所得土地，原非篡夺之可比，心事较然分明。谅王久阻归诚，亦特震慑兵威，初非抗拒。至于所用之人，横逆不驯，假借名号，煽诱逆党，反攻内击，似此所为，既挟制其主，又流毒于民，不但有负于王，抑且悖违天道。朕夙以奉天讨罪，救民水火为心，已命所司，选将厉兵，大张挞伐，以快滇、黔兆民来苏之愿，庶慰王去逆效顺之忱